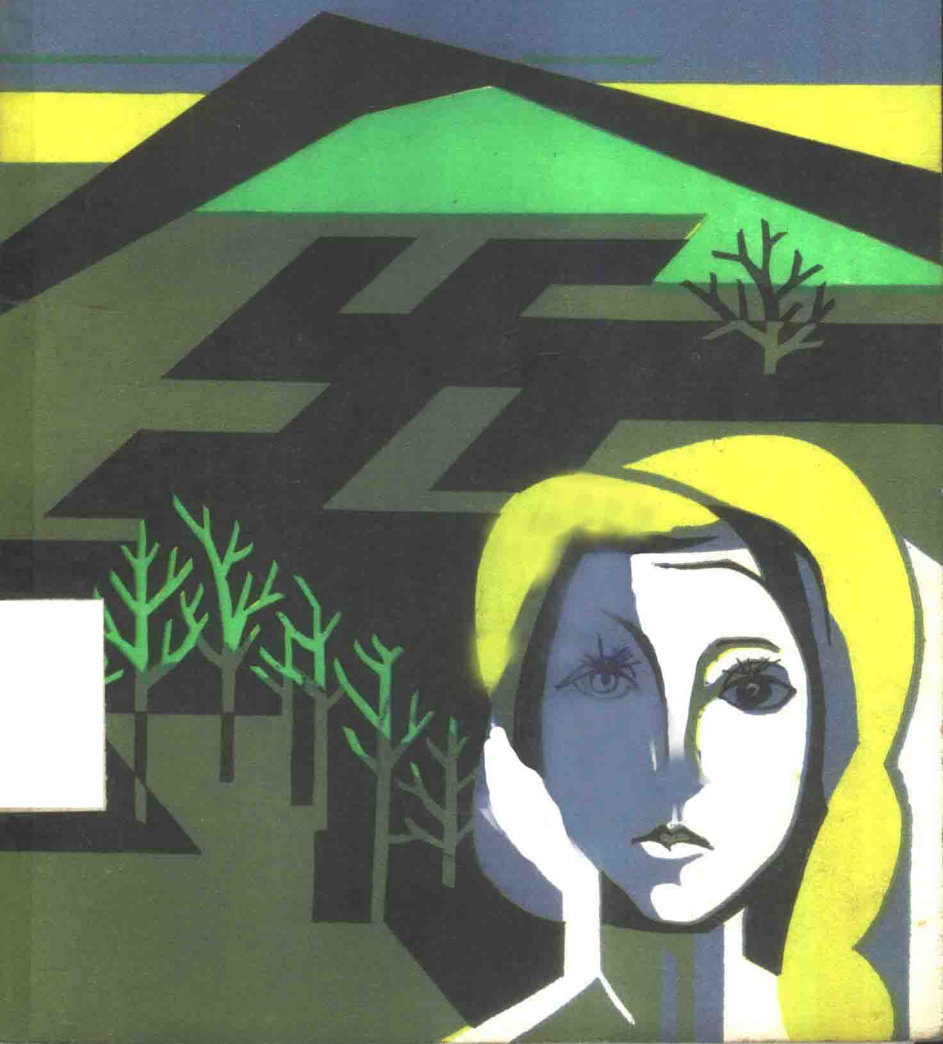


[法]罗曼·加里 著

绿林情仇



〔法〕罗曼·加里 著

倪维中 译

绿林情仇

作家出版社

绿林情仇 [法]罗曼·加里 著 倪维中 译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北 京 通 县 潮 白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8.5 插页:2 字数:162千
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: 0001—16,000 册

统一书号:10248·094

定价:1.55元

作者简介

罗曼·加里(Romain Gary, 1914—1980),法国当代著名作家,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,外交家。著有二十余部长篇小说,以及一些短篇小说、剧本等。其长篇小说《天之源》、《如此人生》曾分别荣获1956年、1975年龚古尔文学奖。其他主要作品有《黎明的许诺》、《郁金香》、《宽敞的衣帽间》、《假名》等。

《绿林情仇》是法国抗战文学的优秀篇章和代表作,曾获1945年法国文艺批评奖,现已被译成二十七种文字,流行于世界各国。

掩蔽所修完时，天刚蒙蒙亮。这是九月的一个黎明，天色阴沉，雨水浸润了一切，周围是湿漉漉的一片。松树林在雾霭中若隐若现，天空一片晦暗。他们已经悄悄地工作了一个月，总是在夜里干，因为太阳落山后，德国人一般就不敢离开公路线了；可是在白天，德国人的巡逻队常常闯进森林，搜捕那些尚未被饥饿和绝望所征服、仍然坚持战斗的少数游击队员。这个地洞有三公尺深，四公尺宽，地洞的一角铺着一条褥子和一些被子，沿着洞壁堆放着十袋土豆，每袋五十公斤。褥子旁边的土壁上开凿了一个壁炉，烟囱通到掩蔽所外几公尺远的一个小树林里。洞顶很坚固，是用被游击队员炸毁的装甲车的车门盖成的，那次炸车是一年前在维尔纽斯^①到莫洛杰齐诺^②铁路线上

① 维尔纽斯：苏联立陶宛共和国首都，1920——1939年间属于波兰。

② 莫洛杰齐诺：现在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城市。

发生的。

“别忘了，每天都要换换荆棘。”医生说。

“我不会忘记的。”

“要注意烟囱冒烟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特别要记住，不要和任何人搭话。”

“我跟谁都不说话。”雅内克回答。

父子俩手握铁铲，凝视他们构筑的工程。“这是一个理想的掩蔽所，”雅内克想，“巧妙地隐藏在荆棘丛中，甚至斯特菲克·波德霍尔斯基——他在维尔纽斯中学读书时以‘侠义大盗维纳图’的雅号而闻名，雅内克在印第安人中也有一个光荣的名字，叫作‘摧毁能手’——甚至维纳图也未必能发现它。”

“爸爸，我在这里要待多久？”

“不会很久。德国人眼看就要完蛋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……不要气馁。”

“我没有气馁。可是，我想知道……什么时候？”

“再过几个月，也许……”

特瓦多夫斯基凝望着儿子。

“你就躲藏在这里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不要着凉了。”

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白朗宁手枪。

“你看！”

他说了说怎样使用这种武器。

“好好保存着吧。这个帆布袋里有五十发子弹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好，我走了，明天回来。千万不要暴露自己。你的两个兄弟都被杀害了……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‘摧毁能手’！”

医生莞尔一笑。

“要沉住气。那些还没有死的德国人滚出这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……多想想你的母亲……不要离开这里，不要轻信任何人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不要轻信任何人！”

医生走了，没入了晨雾之中。天已经大亮，可是周围的一切仍然矇眬而晦暗：松树林还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伸展的枝干犹如沉重的翅膀，什么风都吹不动它们。雅内克钻到荆棘丛中，揭开那扇铁门，走下扶梯，翻身滚到了褥子上。地洞里一片昏黑。他站起来想生火，可是木柴都潮湿了，不过他最后还是生起了火。他又重新躺下，拿起那本厚厚的《印第安绅士维纳图》。然而他已经无法阅读。他合上了眼睑，身体和脑子疲劳得不能运动了……他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

二

第二天，他一直待在地洞里。他又拿起那本书，把描写“摧毁能手”的那一章重新读了一遍：摧毁能手被捆在死刑架上，最后终于骗过印第安人，摆脱了他们的监视，逃跑了。这是他最喜欢的一章。他在炭火上烤熟了土豆，吃了一顿。由于烟囱通风不好，浓烟弥漫着整个地洞，酸辣辣地刺着他的眼睛……他不敢走出去，意识到孤单单一个人到了外边，一定会感到害怕，而在地洞里，就不会有人来侵害他。

黄昏时分，特瓦多夫斯基医生回来了。

“晚上好，‘摧毁能手’！”

“晚上好，爸爸！”

“没有出去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觉得害怕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害怕过。”

医生忧郁地微笑了，显得苍老而疲倦。

“你母亲叫你做祈祷来着。”

雅内克想起了他的两个兄弟……为了他俩，母亲做了不知多少次祈祷。

“做祈祷有什么用？”

“什么用也没有。不过，你就照母亲说的做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整个夜里，医生跟他待在一起。他们睡了不多一会儿，也没有说几句话。雅内克只问了一句：

“为什么你不来这里躲藏呢，你？”

“索查尔基有大批病人，他们患斑疹伤寒，你知道……饥饿使传染病广泛流行。我必须跟他们在一起，‘摧毁能手’，你是能理解这一点的，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医生整夜没有让火熄灭。雅内克始终没有合眼，他看着木柴被烧成了红色，然后又变成了黑色。

“你没有睡着，孩子？”

“没有，爸爸。”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“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不知道。谁也说不清……没有人知道。”

但他又立即说：

“一场大战已经在伏尔加河畔打响了……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伏尔加河畔，斯大林格勒……那些人正在为我们而战斗。”

“为我们？”

“对，为你，为我，也为千百万其他人。”

木柴燃烧着，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，然后变成一堆

灰烬。

“这场战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斯大林格勒战役。已经打了好几个月，谁也不知道还要打多久，也不知道谁胜谁败……”

天刚破晓，医生准备出发。他对雅内克说：

“即使我们出了什么事，不管是你母亲还是我，你也不要到索查尔基来，千万不要来。你这里贮有够吃几个月的食物，一旦食物吃完了，或者感到孤单了，你就去找游击队。”

“游击队在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们人数已经不多了，藏在树林子里，你去找他们吧……可是绝对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掩蔽所。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还躲到这里来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你不要担心，我不会出事的。”

医生第三天又回来了，没有逗留多久。

“我不敢把你母亲单独留在那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人在索查尔基干掉了一名德国士官，德国人要抓人当人质。”

“这跟印第安人那里一样。”雅内克说。

“对，跟印第安人那里一样。”

他站起来：

“不要轻举妄动……要克制自己，按你母亲的嘱咐去

做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不要浪费火柴，把它放在炉子旁边干燥的地方。没有火柴，你会冻僵的。”

“我会注意的。爸爸……”

“孩子……”

“那场战役？”

“没有什么消息能告诉你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，这里很难知道……鼓起勇气，‘摧毁能手’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，爸爸。”

医生走了。第二天，他没有回来。

三

党卫队帝国师开到索查尔基已经五天了。它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度过了几星期，多亏元首^①慈父般的关怀才调回来，现在正在艰难地恢复元气。这个师是第一次上火线，总司令部出于万不得已，才把这支精锐部队投入这场血腥的战役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它只在后方占领区行动，被派遣执行德国正规军有时不愿执行的某些特殊而微妙的任务。

帝国师进驻索查尔基二十四小时后，党卫队的两辆卡

^① 指希特勒。

车急冲冲地开到这个村子的大路上。这时太阳已经下山，暮色沉沉，雾气漫漫，光秃秃的树干以及钟楼和房顶似乎与天穹一起，全都凝结在这个没有炊烟，没有声音的世界里了。

卡车没有遇到什么抵抗：村子里所有强壮的男子几乎都参加游击队了。

几声凄厉的叫喊。几声枪响。玻璃的破碎声和门窗的捣毁声。卡车重新发动了，车上载着二十来个战战兢兢的青年妇女。车子朝着普拉基伯爵的避暑别墅迅猛地奔去，这幢别墅就在索查尔基以南三公里的格罗德诺公路上。

帝国师在占领区使用这种军事手段已经多次了，几乎每次都获得了成功。根据发明这一计策的德国地方长官科什的历史性说法，这是一个“实用与娱乐”相结合的巧妙行动，显示出对人性的“高度理解，理想主义的理解”。

果然，当游击队员们听说自己的女儿、姐妹、妻子或未婚妻被德国人掳去取乐时，尽管领导上竭力要他们克制，他们还是走出了丛林，去营救自己的亲人。这正是敌人所指望的：他们只需要待在机枪后面，从容地抽着烟，等那些绝望得快要发疯的男人冲过来，进入选定的地点，闯入瞄准圈内就行了——那里，为收拾他们而准备的一切都已就绪。这种计策的效果，在其他地方一直很好，在男子的荣誉感极为强烈的波兰，更是万无一失。

普拉基伯爵的别墅建于十九世纪末期，由一位法国设

计师设计，风格上明显地模仿了特里亚农宫殿^①。它本来是一所避暑别墅，当时人们称它为“游乐园”，里面有几间客厅，一个舞台，一些壁画和木器陈设。这幢房子在1939年战火中只受到轻微破坏，但后来由于年久失修，加上盗贼们联翩接踵，就变得面目全非了，所有的玻璃窗几乎都被捣毁。几个“女房客”企图用碎玻璃切断自己的脉管，所以德国人不得不在里面派驻了看守。别墅内又冷又潮湿，这些女俘被冻得四肢麻木，对所受的蹂躏都有点儿无动于衷了。“林中狼行动”——这是帝国师对这一军事行动的称呼——开始后仅仅两天，女俘们的家属就已经买通了卫兵，把一些暖和的衣服和被褥成功地送到了这批年轻妇女的手里。

“游乐场”周围是一个法国式花园，一直延伸到丛林边缘。几个人工挖掘的水池露出了水泥池底和生锈的水管，枯枝败叶落在底上，正在逐渐腐烂。几座丘比特和维纳斯雕像，还有一大群杂乱的1900年风格的大理石雕像，竖立在园内小径的两旁。兵士们日夜在美丽的紫藤架下站岗。昔日，普拉基伯爵的宾客常来这里追欢逐乐，欣赏焰火，在月光下过梦幻似的生活，或是漫不经心地观看掩映在青枝绿叶间的舞台表演——这个舞台现在已经筑起了一个机枪巢。

党卫队在别墅里装了个炉子。由于没有足够的煤，那些大房间从来没有烧暖过，只有那间宽敞的舞厅里，才稍

^① 特里亚农宫殿：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的一部分。

稍感到有点儿暖意。舞厅被装点得金碧辉煌，天花板上用提埃坡罗^①技法画满了天使和仙女。所有的妇女都被集中在这个大厅里，兵士们可以来这里随意挑选。在最初四十八小时内，已经将近有三百名士兵前来光顾过了。

第二天天刚刚亮，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游击小分队走出了丛林。他们一字儿排开，鸣着枪，冲入花园后向前挺进。他们丝毫没有创伤敌人，而自己却成了机枪的靶子。撤退前，丢掉了六条性命。

就在这次事件后，党卫队为“林中狼行动”又一次成功而感到高兴，便在舞厅里装了一个炉子，搬来一套战地炊具，给“女房客”们供应热菜热饭。

一个看上去还不到十六岁的金发小姑娘，嘴上叼着一支烟，不时地在女伴间穿来穿去，设法安慰那些不能听凭命运摆布和不善于适应环境的女人。小姑娘的脸瘦削而苍白，长着一些雀斑，虽然口红和脂粉抹得有点儿过分，但仍然显得十分秀美。索查尔基的人谁都没有见过她。她自己申明是兵士从维尔纽斯把她掳来的，父母都被杀害了。据她自己讲，她“随军”已经一年了。她头戴贝雷帽，身穿一件过分宽大的军大衣，腿上是黑色羊毛长筒袜，虽然缚着松紧带，还是常常滑到踝部，在这种时候，她便做出孩子般的动作：抬起那条腿，把袜子拉上来，而不是弯下身子去。

^① 提埃坡罗(1696—1770)：意大利画家，十八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。

当其中某个妇女歇斯底里发作而大喊大叫时，她便急忙跑过去，拉住她的手，安慰道：“听我说，这没有什么关系，不会有多大妨害的，如果不去想它，也就没有什么了，越想就会越觉得难受。”她热情而殷勤地照顾一位三十上下的标致的妇女，这位妇女还很年轻，但头发已经有点儿灰白，乌黑的大眼睛蕴含凝视的目光，近似人们倾吐热切的爱情时的眼神。这就是索查尔基的一位医生——特瓦多夫斯基大夫的妻子。小姑娘常常跪在她的身边，轻轻地拍着她的手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说：“好了，别去想它了，他们不可能永远把我们关在这里，他们很快会让我们出去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你看着吧！”

别墅里没有家具，妇女们睡在铺地的草席上。几幅普拉基伯爵家族成员的画像依旧挂在墙上，有的已经破损，有的被流弹打穿了：身披蓝色锦缎的廷臣，胸前堆满了勋章，白色假发下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态，女士们珠宝缠身，有的还在膝盖上捧着一只小小的卷毛狗。

这个金发小姑娘名叫卓西娅。当某个士兵选中她时，她便小心地掐灭烟头，把它放在窗台上，然后便跟他出去了。回来时，她又拿起那截烟，点上火。看她的样子，比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来，她仿佛更关心这支烟。她让人觉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让人认为这种事确实无关紧要。

当她发现来人中有个军官时，她便立即又哭又喊地跑上去，抱怨着没有煤炭，没有食物、开水、香烟和肥皂，她会象一只小狗一样死死地缠住他。就这样，她几乎每次

都得到了所要的物品。她于是立即平静下来，满意地微微一笑，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同伴们。

“跟德国人打交道是很容易的，如果你想要一些东西，想说服他们，你就只要说：什莫奇格，什莫奇格，意思就是‘脏’。德国人最不能忍受脏，你只要说出这个字，就能得到所要的东西了。”

党卫队在花园里架了三挺自动机枪，枪口向着丛林。兵士们守着机枪，耐心地等待着，有时候也离开一会儿岗位，到火盆边取取暖。已经有好几个游击队小组走出丛林，投入战斗。经过一阵短促的交锋，几乎所有战士都送了性命。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前来，常常是三四人一组，多是女俘们的丈夫、父亲或未婚夫。

第四天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身穿一件式样讲究的大衣，头戴一顶毡帽，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实的围巾，鼻梁上架一副夹鼻眼镜，手提一个医疗箱，来到别墅大门口。他向岗哨出示证件，证件上没有显出什么可疑的地方。他于是被允许进入花园，沿着园中小路行进，缓慢地登上别墅的石阶。突然，他打开医疗箱，取出一挺冲锋枪，扣动了板机。他的枪口几乎已经碰上了平台上的那些德国人，他们正在那里互相嬉戏，等待时机扣响他们的机枪。金发小姑娘正端着饭盒，喝着滚烫的茶的时候，透过玻璃窗满意地看到了这一场面。她于是对同伴们说，那个人在倒下去之前，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。

他就是闻名遐迩和受人尊敬的索查尔基的一位医生：

特瓦多夫斯基医生。

四

雅内克耐着性子，等了好几天。他有时走出掩蔽所，竖着耳朵细细倾听，想从森林里发出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中，辨别出父亲的脚步声。每一条树枝的折裂声，每一片树叶的摆动声，都能唤起他的希望。八天过去了，他一直这样生活着，盼望着，期待着。这八天中，他尽最大努力克制住感情，驱逐不断增长的恐惧和孤寂。他慢慢地越来越相信发生了某种事情，开始感到钻心的绝望。他默默地忍受着。等到第九天，希望完全破灭了。他醒来后，睁开眼睛，便无声地哭泣起来。他没有起床，裹着被子，缩成一团，紧握拳头，浑身发抖，在垫子上整整躺了一天。临近午夜，他从地洞里出来，向索查尔基方向走去。他在黑暗中摸索着，穿越丛林。枞树的枝杈打在他的脸上，荆棘扎破了他的衣服和皮肤。他好几次迷了路。这样徘徊了整整一夜，黎明时分，他来到一条大路上。他认识这条路——维尔纽斯公路，他于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索查尔基……

村子被浓雾包围着，雾气刺人眼睛，如同掩蔽体里炉子通风不良时发生的情形一样。啊，原来那就是烟雾：村子里一部分房屋被焚毁了，火光已经熄灭，只有那片浓烈